

- 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中缅跨境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民族语言与文化

MINZU YUYAN YU WENHUA

张 琪 刘劲荣 主编



德宏民族出版社

●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缅跨境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民族语言与文化

MINZU YUYAN YU WENHUA

张 琪 刘劲荣 主编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语言与文化 / 张琪 刘劲荣主编. —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558-0673-8

I. ①民…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语—中国—文集 IV. ①H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49191号

书 名：民族语言与文化
作 者：张 琪 刘劲荣 主编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责任 编辑	胡兰英
社址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勇罕街1号	责任 校对	余胜连 么 批
邮编	678400	封面设计	蒲雪良
总编室电话	0692-2124877	发行部电话	0692-2112886
汉文编室	0692-2111881	民 编 部	0692-2113131
电子邮件	dmpress@163.com	网 址	www.dmpress.cn
印 刷	云南天彩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张	22	印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字 数	294千	印 数	1 ~ 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58-0673-8	定 价	60.00元

如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序

石 锋

劲荣是2008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转眼已近十年了。我一直欣慰地关注着他和他们学院在学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在各民族荟聚的彩云之南，又是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语言文化学院，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再加上现代的理论方法和仪器设备，成果层出不穷，前景令人期待。这本刘劲荣、张琪主编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论文集正是他们辛勤耕耘的又一结晶。

书中收录的是他们指导的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所撰写的调查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内容充分，语料详实，值得一看。书中特色略举如下：

一、选题多样。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传习为切入点，采用不同视角来解读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语言生活。如既有《藏缅语重叠式结构初探》（王战领）那样从宏观角度的分析，也有《少数民族大学社团文化在双语建设中的作用探析》（郭亚杰、黄玉婉）这样对双语教育形式的考察。

二、导师和学生结合，透过表层的语言形式，联系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领域，探求其中渗透的文化精髓。如《从语义分析看乌撒彝族的婚姻制度》（何根源、刘劲荣）等。

三、关注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如《新平红星小组苦聪话使用现状与濒危原因分析》（张琪、刘劲荣）等。

四、文章语料多是通过田野调查搜集资料，进行论证分析，很少空谈

理论。贴近实际的语言生活，虽然有些略显稚嫩，但是可以感觉到那泥土的清香。

看到这些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不禁回想起我自己调查民族语言的往事。在 1986 年第一次踏上云贵高原，进行历时六个月，深入贵州、云南、广西的田野调查。在荔波水语中记录到一种小舌鼻音时喜出望外，我曾写下“山遮新雨羞见客，寨遗古风笑迎人。最爱荔波榕树下，坐听皓首记新音。”今年在昆明的“演化语言学会议”中，当年我调查三都水语时发音人的侄女已经是语言学研究生，她找到我，十分惊喜：你比我姑妈说的更和蔼可亲哦！

后来我们还曾带研究生到过西双版纳以及广东、湖南等地。王士元先生有时还跟我们一起做田野调查。有一次还陪王先生进了大瑶山。王先生多次讲到：在南开大学，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石锋，他很熟悉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我一有机会就来内地，跟着石锋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到香港后，我继续跟着北大的、南开的团队去做田野工作（王士元：我们应当让语言自然地演化，《文汇学人访谈录》12月8日）。跟王先生在一起，耳闻目濡，言传身教，从为人到治学，我学到很多，受益匪浅；尤其是他对于语言研究的专注执着，令人难忘。

美国学者拉波夫提倡在社会中研究语言，把语言学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我是非常赞同的，语言在社会中产生，在社会中发展，在社会中变化，离开社会就不会有语言。离开社会的语言研究只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我身体力行，并以此跟我的学生们共勉：到社会中去，到田野中去，到实验室去。劲荣和张琪的这本书正是研究社会中的语言得到的成果，希望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这样的成果，使语言学的花园百花齐放、争鲜斗艳。

是为序。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于南开静寓

目 录

新平红星小组苦聪语使用现状与濒危原因分析	张 琪 刘劲荣 (1)
浮游调简介.....	和丽昆 伦 静 (8)
从语义分析看乌撒 “na ³³ su ³³ ” 彝族的婚姻制度.....	何根源 刘劲荣 (20)
哈尼语领属结构分析.....	胡金华 (31)
桐城方言的研究综述.....	蒋金晶 (38)
傈僳语动物词汇文化内涵浅析.....	李丰林 余德芬 (43)
河南方言实验语音学研究综述.....	乔 明 (51)
剑川沙溪阿吒力教符篆文字的语言文化透视.....	王 彬 袁 晗 (58)
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别化——以韩国汉语教学为例.....	许 黎 (65)
澜沧县东主佛堂寨的节日习俗初探.....	闫 慈 (72)
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新词语的仿词造词法.....	杜 策 (78)
《万物的起源》文本程式语词浅析	方 潘 (85)
澜沧县竹塘乡东主村佛堂寨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郭晨阳 (93)
永城市住宅楼盘名称的结构分析.....	黄玉婉 郭亚杰 (102)
德宏傣语与泰语名量词对比研究.....	朗叶喊 (106)
河南固始方言处置句研究.....	李玉静 (116)
竹塘乡老缅大寨语言使用现状分析.....	刘陇凤 (125)
现代汉泰人称代词对比研究.....	罗冠章 (133)
济源方言构词法研究.....	苗雨思 (141)

民族语言与文化

马关蚌卡壮语音系	依道敏	(149)
四川达州方言“毛”字及“毛”字词组浅析	邱 双	(159)
云南文山壮语（沙系）的构词方式浅析	陶梦思	(167)
藏缅语重叠式结构初探	王战领	(176)
以谐发铎 妙趣横生：论沈起凤《谐铎》的美学追求	徐梦菲	(185)
“动词‘闹’+X”的语义研究	徐 蓉	(192)
维西傈僳族竹书文字及其使用情况的研究	蔡秀花	(201)
副词“充其量”的语法特征探究	柴 畅 刘劲荣	(209)
少数民族大学社团文化在双语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郭亚杰 黄玉婉	(220)
山西太谷方言的语音特点	胡 蕊	(225)
南段老寨拉祜西话的语法特征	李利行	(235)
载瓦语形容词程度表达方式浅析	李木瑞	(247)
傈僳语作家母语文学作品翻译实践初探	李琴香	(256)
浅谈网络词语的类词缀化	李帜艳	(266)
汉泰语气副词“当然”和“ແນ່ນອນ [nae ⁴⁵ non ³³]”对比分析	刘 静	(275)
富宁里呼壮语音系研究	卢 春	(284)
试论端午节民俗文化促进孝感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之策略	万登峰	(297)
浅析《盗墓笔记》网播剧的创新与不足	谢 倩	(304)
乔家大院馆舍文化与晋商精神	翟佳敏	(312)
傈僳族语言文字运用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		
.....	舒生跃 胡兰英 曹 五	(320)
傈僳族神秘文化初探	胡兰英 胡灵英	(330)
载瓦语四音格词初探	刀果双	(335)
参考书名目		(344)
后 记		(345)

新平红星小组苦聪语使用现状与濒危原因分析^①

张 琪^② 刘劲荣^③
(云南民族大学)

[摘要] 新平县漠沙镇的小坝多村居住着彝族、拉祜族苦聪人。其中苦聪人口 746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42.5%，主要聚居在红星、龙潭新寨、香箐棚、竹棚寨四个村民小组。我们发现，该地的苦聪语已处于濒危状态，出现断代式传承障碍，35 岁以下的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退化，青年不具备母语“说”的能力，16 岁以下少年“听说”能力丧失，为此作者对红星小组的苦聪语使用与濒危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

[关键词] 苦聪语 现状 濒危 断代式传承障碍

苦聪人是拉祜族的一个支系^④，[qho³³tchɔ³³] 是苦聪人的自称，[qho³³]：山头，[tchɔ³³]：人，[qho³³tchɔ³³] 即住在山头上的人。苦聪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镇沅县、新平县和金平县。新平县漠沙镇的小坝多村居住着彝族、拉祜族苦聪人（以下简称苦聪人）。其中苦聪人口 746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42.5%，主要聚居在红星、龙潭新寨、香箐棚、竹棚寨四个村民小组。而其余的先锋、新联社等 8 个村民小组居住着已经成为汉语单语人的彝族，红星苦聪聚居小组被强

^① 本文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民族语言调查·云南拉祜语苦聪话》（项目编号 YB1624106）和 2017 年度云南省级民族文化项目《濒危苦聪语传承保护研究——以新平县小坝多村苦聪语为例》阶段性成果。

^② 张琪，女（汉族），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语言。

^③ 刘劲荣，男（拉祜族），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语言学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

^④ 1988 年根据大多数苦聪人的意愿，将其划归为拉祜族，文章中仍保留苦聪称谓。

势的通用汉语包围着。2016年7月笔者到该地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发现，该地的苦聪语已处于濒危状态，出现断代式传承障碍^①，35岁以下的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退化，青年不具备母语“说”的能力，16岁以下的少年丧失“听说”能力。

一、小坝多村红星小组概况^②

小坝多村委会驻地距新平县城65公里，乡村道路较狭窄，交通不便。东邻曼蚌，南邻黎明，西邻平掌，北邻纸厂。辖外寨、新寨、小坝多、龙潭、红星、龙潭新寨、香箐棚、先锋、阿波黑、瓦房、竹棚寨、新联社共12个村民小组。共有463户居民，1756人，彝族1010人，拉祜族746人。全村国土面积29.63平方公里，海拔1450米，适合种植苞谷、核桃等农作物，属于山区贫困村。^③

本文选取的调查点红星小组原名阿古龙村，文革时改名红星组。隶属新平县漠沙镇小坝多村委会，在村委会驻地约15公里远的半山区，20世纪70年代从大尖山深山老林中陆续搬迁至此。共有71户，229人，其中苦聪人口158人，占69%，彝族55人，汉族15人、傣族1人。族际婚姻有29户，一些族际婚姻后代的民族成分已随外族父（母）。

村里的老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④过来的，所以在家中供奉家神时会将“姜”做为祭品之一。春节、正月初三之后第一个属牛的日子、农历六月二十四、家里娶媳妇时都会举行祭竜活动。仪式当天全村人到神树（榕树）^⑤前献饭，敬香，根据不同的时间选择杀鸡、猪、羊或豆腐等不同的祭品，全村人在神树前用餐结束后会打歌祈福。

二、村民使用语言情况及程度

红星小组共71户，6岁以上的人口218人，6~16岁的33人，17~35岁的59人，36~59岁的97人，60岁以上的29人。经过入户调查、400词测试和

① 断代式传承障碍：语言的代际传承出现断代，一个年龄段人的母语语言使用活力骤然下降。

② 这次调查还得到谭妮、关东晨、刘洋、张小光、闫蕊、何根源、乔明、蒋金晶8位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协助。

③ 相关数据由漠沙镇政府和小坝多村委会提供。

④ 拉祜族传说先民去赶“江西兹”[tɕə³³ si³³ zi³³]，今青海湖江西沟。

⑤ 神树并不一定选村寨内生长时间最长的榕树，也可以重新选择优良品种的榕树进行栽种培养。

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村里的 36 岁以上村民的交流用语仍是苦聪语，但 6~35 岁^① 的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下降，出现断代式传承障碍。

（一）苦聪语使用情况

全组第一语言为苦聪语且程度为熟练的有 105 人，其中 36~59 岁的有 81 人，占这个年龄阶段的 83.5%，占全村人数的 35.37%。60 岁以上的有 24 人，占这个年龄阶段的 82.76%，占全村人数的 10.48%。第二语言为苦聪语且程度为熟练的有 14 人，大部分为族外婚村民。第二语言为苦聪语且程度为一般的有 53 人，主要集中在 17~35 岁年龄段，共有 41 人，占这个年龄阶段的 69.49%，占全村人数的 17.9%。第二语言为苦聪语且程度为略懂的有 9 人，均为 6~35 岁的村民，占全村人数的 4%。

（二）汉语使用情况

全组第一语言为汉语且程度为熟练的有 110 人，主要是 6~59 岁的村民。第二语言为汉语且程度为熟练的有 105 人。全组没有不会讲汉语的村民，村中一位 80 岁的老人可以熟练的使用汉语。

（三）彝语和傣语使用情况

组里共有彝族 55 人，都是嫁入或入赘的外族人及其子女。这些彝族均已不会讲彝语，婚后定居在红星组的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大都学会了苦聪语且能熟练掌握，但 45 岁以下人的外族人不会或略懂苦聪语。全村唯一的傣族封立芳，42 岁，是傣汉双语人，第一语言傣语且熟练，第二语言汉语且熟练，但不会苦聪语。

（四）族际婚姻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

村寨里族际通婚的情况较多较早，现共有 29 户族际婚姻家庭，占全组 71 户的 40.8%，包括拉（苦聪）汉、拉彝、拉傣三种民族成分的族际通婚，部分族外婚姻的后代将民族成分随父（母）改为汉族或彝族。早在五、六十年代开始，村中就有族际通婚的情况，大部分是拉彝通婚。这些早期定居在红星组的彝族媳妇或女婿刚来时只会讲汉语，后来渐渐学会了苦聪语且能熟练运用，家庭交流用语为苦聪语。但 80 年代之后的族际婚姻家庭交流用语却有很大不同，外族家庭成员不愿学习苦聪语，所以家庭交流用语也改为汉语。

三、苦聪语 400 词测试及问卷调查

为了更好地调查和了解红星小组苦聪语使用现状，作者进行了苦聪语 400

^① 由于 6 岁以下的儿童因语言使用系统还未完全形成，本文暂不计人调查对象。

个词测试和调查问卷。

(一) 400 词测试^① 情况

我们结合当地苦聪语的特点，设计了“400 词测试表”，该测试表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等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如：人称代词爷爷、母亲、妹妹；表示时间的今天、后天、白天；自然现象类的太阳、云、山；生产生活类的草鞋、茶、唱山歌；方位词和颜色词东、北、红、黑；形容词、动词类的大、矮、骂、砍等等。我们分别选取 4 个年龄段^② 男女共 8 人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1. 6~16 岁：测试对象 1 王孟诚，男，16 岁，初中刚毕业正在找工作，第一语言为汉语，A+B 词汇为 179 个，测试等级为一般。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反应较快，不常用的词汇需要在给予一点提示方能说出来，但很多词汇经别人提示后被测人仍表示不会；测试对象 2 田忠琼，女，16 岁，初中刚毕业，第一语言为汉语，A+B 词汇为 78 个，测试等级为差。因为平时在家中听长辈们讲苦聪语，所以她对少数的自然现象、生活用品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词还知道苦聪语，但其它的词已基本不会了。田忠琼第一语言为汉语，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苦聪语，长辈及村民们和她的交流用语都是汉语。

2. 17~35 岁：测试对象 1 李应祥，男，26 岁，小学文化，第一语言为汉语，外出务工，A+B 词汇为 167 个，测试等级为一般。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出生时父母就有意识的用汉语与孩子交流，以便入学时能更快的接受汉语的教育。很多像李应祥一样的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不再选择继续读书。外出务工与外族人的交流用语都是当地汉语，所以一部分年轻人只具备母语“听”的能力，丧失了“说”的能力。测试对象 2 彭润莲，18 岁，高三在读，汉语单语人，A+B 词汇为 50 个，测试等级为差。另一部分像彭润莲这样正在上学的青年人，特别是需要外出住校的高中生或大学生，母语的使用能力退化得更严重，全汉语的学习环境使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更少。

① 我们依据被测人在测试时对 400 词的反应，将程度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A 等级为脱口而出的词汇；B 等级为略思考之后说出的词汇；C 等级为经我们提示后想起来的词汇；D 等级为虽然提示仍不知道的词汇。另外，我们将被测试人掌握 400 词的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优秀、良好、一般和差。四个等级的评分标准是：A 级 +B 级的词汇达到被测总词汇的 75%，语言能力为优秀；A 级 +B 级的词汇达到 60%，语言能力为良好；A 级 +B 级的词汇达到 30%，语言能力为一般；A 级 +B 级的词汇在 29% 以下的，语言能力为差。

② 第一年龄段：6~16 岁，正接受小学及初中义务教育的青少年人；第二年龄段：17~35 岁，大多出外务工的青壮年人；36~59 岁，中青年人；60 岁以上，老年人。

3. 36~59岁：测试对象1李绍明，男，42岁，小学文化，第一语言为苦聪语，A+B词汇为361个，测试等级为优秀。测试对象2李美玲，女，46岁，小学文化，第一语言为苦聪语，A+B词汇为355个，测试等级为优秀。中青年年龄段的村民常年只在村子里劳作，村内的交流用语多为苦聪语，只有赶集出门的时候才会用到汉语与他人交流，所以他们的苦聪语很熟练。

4. 60岁以上：测试对象1龚家发，66岁，小学文化，苦聪语、汉语双语人。A+B词汇为380个，测试等级为优秀。测试对象2罗侨妹，62岁，文盲，苦聪语、汉语双语人。A+B词汇为375个，测试等级为优秀。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双语人，除一些新兴事物或不常现的事物词汇如国家、手机、大熊猫、大象、鸳鸯等不会用苦聪语表达外，其它与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词语基本都能脱口而出。

（二）家庭内、外部语言使用情况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家庭内、外部语言使用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6~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出生后，在家庭内部长辈对晚辈一般只讲汉语，使他们丧失了“说”的能力，苦聪语“听”的能力是从说苦聪语的长辈那里“听”学到的。但正在读书或打工的人因回家时间少，就连“听”的能力也丧失了，他们几乎变成汉语单语人，不具备本民族语的听说能力。他们在外可以用流利的汉语与其它人交流，回到本村同长辈们也都只用汉语交流。

第二，36岁以上年龄段的中老年，母语的听说能力保留完好，在村寨内部同辈人之间或与长辈之间的交流用语都为苦聪语，外出赶集或短暂务工时也可以用流利的汉语与他人交流。与本族客人交流时他们首选苦聪语，对待非本族或陌生人时会选择汉语进行交流。

（三）语言态度问卷调查情况

我们随机抽取8位不同年龄段的村民进行语言态度的问卷调查，发现不论是什么年龄段的被调查人都希望自己及后代是苦聪语—汉语双语人（以下简称苦汉双语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民族语消失，同时又希望能熟练掌握汉语，方便交流、求学和找工作。他们渴望有自己的文字，有苦汉双语授课的学校，希望媒体可以用双语进行播音，也希望通过对苦聪语的代际传承保护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6~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虽然自己的苦聪语测试等级是一般或差，但却仍然表现出想成为苦汉双语人的愿望，也很遗憾为了求学的需要没有学会苦聪语。对待外出几年后不再会说苦聪语的村民大多抱着宽容的态度，可以理解因

外地学习或工作交流的需要而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无奈。

36岁以上的中老年，一方面希望后代能学好苦聪语传承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后代们能掌握运用好汉语，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人，认为苦聪人掌握苦聪语很有必要，不希望苦聪人成为汉语单语人，更不认同在外地学习或工作的后辈放弃苦聪语，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比年轻人更为强烈。

四、红星组苦聪语出现断代式传承障碍的原因分析

红星、龙潭新寨、香箐棚、竹棚寨四个村民小组形成苦聪人小聚居的局面，我们认为这样的局面是红星组还保留着本族语言的重要原因。虽然外围都是汉语语言环境，但五百人左右的小聚居规模还是让他们有一定讲母语的机会。

但是这样局面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打破，造成红星组苦聪语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居住环境、聚居人数较少、外来强势文化侵入和渗透、与其他民族通婚，学业压力等成为该组苦聪语濒危的主要原因。

（一）居住环境是造成苦聪语濒危的内部因素

从居住环境上看，红星组的周围被彝族村寨包围着，苦聪聚居只有四个小组500人左右的苦聪人聚居。20世纪70年代搬迁到离乡镇较近的现址后，交通更为便利，与外族交流的机会和需求也增多，讲苦聪语的机会逐渐减少，只有在村寨里才会用苦聪语交流，直接导致了本民族语言的濒危。

（二）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及外出务工是造成苦聪语濒危的外部因素

苦聪语被当地较为强势的汉语包围着，电视、手机等现代化产品的使用较为普遍；红星小组是特困村，很多青年人选择外出务工，使用汉语交流的机会要远远多于使用母语的机会，这些加速了苦聪语的濒危。

（三）几代人的族际通婚是影响苦聪语代际传承的客观因素

红星组的村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和外村的彝族或汉族通婚，族际婚已有几代人的历史。全组共71户，就有29户是族际婚姻，剩余的42户也有一些人是早期族际婚姻的后代。只有45岁以上嫁入或入赘的外族人学会了苦聪语，45岁以下的外族人仍然只说汉语，从而影响了该家庭的交流用语只能是汉语。

（四）长辈的语言传授方式是影响苦聪语代际传承的主观因素

一种语言是否濒危，代际传承是一项重要指标。村里的长辈为了让后代们

更好的适应全汉语的外部环境，从孩子牙牙学语时就只教孩子学汉语。迫于升学和工作的压力，年轻人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五、结语

语言的濒危必定会伴随着文化的消失，搬迁到现址的红星小组民居大多没有保留本民族的特色文化，只有少数几间房屋还保留了石头房的痕迹。村中只有3名中老年妇女保留着传统服饰，而有本民族特色的生产生活用具也很少能在村寨中看到。从红星组走出的教师龚家祥面对母语的传承问题及后辈们不会说苦聪语的现状表示担忧。

笔者曾两次到新平县水塘镇旧哈村进行苦聪语使用情况的调查。12年前的旧哈村，虽然被强势的彝语包围着，但苦聪语仍在顽强的生存着。12年后，汉语已经替代彝语成为旧哈村的通用语，苦聪语到了消亡的边缘。我们也担心同样是弱势语言的小坝多苦聪语的使用情况，在强势的通用语的侵入下还能生存多久？四十年后，随着中老年人的故去，小坝多的苦聪语是否也会随之消亡。如果不加以保护和传承，旧哈苦聪语使用现状将成为小坝多苦聪语的明天，苦聪语的消亡也就成了必然。语言的消失伴随着民族认同感的消失。那些不会讲本民族语言的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传承也会变得漠不关心，民族多样性的消失同物种的消失同样让我们唏嘘。

2015年云南省颁布《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①，该条例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与保护做了明确规定，我们希望该条例能对正在处于濒危的苦聪语的传承与保护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戴庆夏主编. 泰国拉祜语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 [2] 李锦芳.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及保护策略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5, (3).
- [3] 刘劲荣、张琪.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language endangerment of the Kucong language at Shuitang Township in Xinping Count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Volume 38 NR2 2015.

^① 该条例于2013年5月1日通过云南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浮游调简介

和丽昆^① 伦 静^②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摘要] 术语“浮游调”最早源于非洲声调语言的研究，近年来开始用于解释亚洲汉藏语言的一些特殊变调，如纳西语的“省略变调”，但国内文献中还缺少对浮游调的专文介绍。浮游调指失去载调单位后独立存在的一类声调。失去载调单位后浮游调重新与邻近音节停靠（合音），以曲折调、中和化、降阶、替换和时长音系化实现为表层形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浮游调的出现主要与音节弱化和音节节律结构演变有关。了解浮游调的概念及其音系特征对描写和解释汉藏语言的声调类型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浮游调 降阶 替换 中和化 曲折调 时长音系化

引言

纳西语片丁话 (Michaud & He 2015) 有高平 (H)、中平 (M)、低平 (L) 以及升调 (R) 四个基本字调^③，用五度制分别标调为 55、33、11、24。除四个字调外，单字调在句中出现时可变调为与基本字调不同的调类。如量词 $p^h \psi \downarrow$ “副” 和 $p^h \psi \downarrow$ “块” 分别为中平调和低平调，进入句子后两个量词在例 1a 和 1b 中分别变调为中高升调的 $p^h \psi \uparrow \downarrow$ 和低高升调的 $p^h \psi \downarrow \uparrow$ 。

① 和丽昆，男（纳西族），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现代语音学方向），主要研究纳西语。

② 伦静，女（傣族），中央民族大学硕士，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

③ 大写字母 H、M、L 和 R 分别是 high (高)、mid (中)、low (低) 和 rising (升) 的缩写，下文涉及非洲声调语言时也使用 H、M 和 L 表示。

- 1a. du˧˥ pʰy˧˥ jY˧˥ se˨˩ 2a. du˧˥ pʰy˧˥ jY˧˥ se˨˩
 一 副 EXIST PFV 一 块 EXIST PFV
 只有一副（扑克）了。 只有一块（田）了。

上述例句中量词变调现象并不能简单的从语音角度得到解释，如“中平调或低平调在中平调之前分别变为中高升调和低高升调”，因为其它“中平+中平”和“低平+中平”声调序列并不变调，不属于常见的连读变调。此外，也不能解释为“中平调和低平调在中平调存在动词之前分别变为中高升调和低高升调”，因为两个量词在不变调的情况下符合语法，并且表达完全不同的句义。如：

- 1b. du˧˥ pʰy˧˥ jY˧˥ se˨˩ 2b. du˧˥ pʰy˧˥ jY˧˥ se˨˩
 一 副 EXIST PFV 一 块 EXIST PFV
 有一副（扑克）了。 有一块（田）了。

那么如何解释纳西语的这种变调现象呢？实际上，纳西语中的变调与音节弱化有关，在《纳西语简志》中称为“省略变调”（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14~15）。此类变调在非洲声调语言中较为常见，非洲声调学家对这类变调的解释已很成熟，如班图语言。解释这类变调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即浮游调（floating tone）。

一、浮游调的概念

浮游调又称无元音声调（vowelless tone），“floating tone”国内翻译为“浮游调”（王洪君 2008, 228）或“漂浮声调”（赵忠德 马秋武 2011, 247），其中“浮游调”的翻译更能体现声调在底层的“漂浮”以及在表层上“游离”于周围音节的音系特点，本文采用了前一种翻译。“floating tone”一词最早由非洲语言学家 Voorhoeve 在 1971 年提出，在此之前 Voorhoeve 先后使用过“音段前调位”（presegmental tonemes）、“音段后调位”（postsegmental tonemes）、“非音段调位”（nonsegmental tonemes）、“非音段的高 / 低调”（nonsegmental H and L）四个不同的术语（Voorhoeve 1967），“浮游调”现已成为非洲声调学界普遍接受的术语（Michaud 2017: 60~62）。

在中文文献中很少就汉藏语具体的例子对浮游调进行详细的讨论，只在理论介绍中偶有提及。如：

“漂浮声调是一种特殊的，指潜藏在声调层的音段构成语素单位，也就是无语音承载单位相连的声调”（赵忠德 马秋武 2011：247）

“Margi 语言里浮游声调的概念，其更深的含义在于说明声调的持久性（tonal persistence）。就是说音素音段被删除后，声调依然存在。这种浮游声调的概念，指在语音的某个生成阶段，某个声调不与任何带调单位连接”（包智明，侍建国和许德宝 2015：123）。

以上两种解释主要说明了声调失去载调单位（tone bearing unit）后变为浮游调，声调具有持久性，也就是说声调可以独立存在。但在汉藏语中一般认为“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马学良等 1994：6），即一个声调对应一个音节。那么如何认为一个声调脱离音段后依然存在呢？实际上，判断声调脱离音段存在的常见依据是浮游调停靠邻近音节引起的变调。根据纳西语的话题标记对左邻音节声调的影响，音系上将话题标记分析为带高平浮游调的 -lzeɿ。这是因为在符合句法的情况下，话题标记在任何位置都可使之前的音节变为高升调（低高升和中高升调）。如例 3a 和 4a 中，动词 ndzɿ˧˥ “吃” 和 ndzɿ˩ “坐” 单读时声调分别为中平调和低平调，出现话题标记后两个动词发生变调。

- 3a. nu˧˥ lu˧˥ mɤ˧˥ ndzɿ˧˥˧˥ ze˧˥ ɲa˧˥ la˧˥ mɤ˧˥ ndzɿ˧˥˧˥ se˧. 2SG 若 NEG 吃 TOP 1SG 也 NEG 吃 了
“你若不吃，我也不吃。”
- 4a. nu˧˥ lu˧˥ mɤ˧˥ ndzɿ˩˧˥˧˥ ze˧˥ ɲa˧˥ la˧˥ mɤ˧˥ ndzɿ˩˧˥˧˥ se˧. 2SG 若 NEG 坐 TOP 1SG 也 NEG 坐 了
“你若不坐，我也不坐。”

浮游调失去载调单位后依然需要通过寻找另一个载调单位与之合音实现为表层形式，浮游调与周围音节合音的过程称为停靠（docking），浮游调停靠的音节称为宿主（host）。浮游调的概念源于对非洲声调语言的研究，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浮游调同样存在于亚洲的汉藏语中，如羌语（Evans 2008）、Kuki-Thaadaw（Hyman 2010）、永宁摩梭话（Michaud 2017）、大研镇纳西话、冷不罗纳西话（Michaud 2006）、片丁纳西话（作者的母语）等。此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存在浮游调，但从前人描写的变调现象来看与浮游调引起的